

# 生命册

□碎碎

立秋后的第一场雨,天气骤然转凉。药店的门被推开了,正在手机上看剧的药店老板顺子抬起头来,看到了她。

每年初秋的换季时候,总能看到她鼻子吸吸溜溜、表情崩溃地来到药店。只见她一只手用皱皱巴巴的餐巾纸捂住鼻子,一边连连打着炸雷般的喷嚏,说:要一瓶雷诺考特,还有氯雷他定。

她涕泪交加地站在那里,说话的声音有点颤,鼻子堵住出不来气的样子,像被抛在岸上的鱼。脸色乌紫,犹如被暴风雨摧残过的枝叶,蔫蔫地毫无精神。

她是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患者。经常来买的药是:艾条,艾叶,开瑞坦,六味地黄丸和逍遥丸,还有就是雷诺考特和氯雷他定。有一天刮大风,她的症状特别严重,一进店就说,一到换季时候她简直就没法活,鼻涕会从早流到晚。各种鼻炎药她都尝试过,但是,都治不断根。

资深过敏性鼻炎患者走后不久,进来的是位老太太。说她是老太太好像不太对,因为她的样子和打扮,看起来都只不过是中年。但是有次在店里闲聊,谈起睡眠、养生、年龄,她让店员猜她的年纪,大家最开始猜50岁,她摇头。56?还是摇头。62?依旧摇头。65?摇头。最后她有点得意地笑起来,说,我今年,72了呀。

真是不像。她的头发漂染成金黄色,穿着考究时尚,皮肤白净。脸上虽然也有皱纹和时光肆虐的痕迹,但是能看出来年轻时的底子很好。怎么保养的?有人表现出深入的兴趣问她,也带有恭维她的意思。她故作矜持地一笑:哪有什么保养啊。家里的家务活我全做,每天锻炼三四个小时。我就是饭量好。其实我啊,身上有三十多种病。

怎么会呢,你看着这么显年轻。顺子那次问她。都不是要命的病,但是确实全身都有病。你看啊,头有眩晕症,脖子有颈椎病,耳朵有中耳炎,眼睛有青光眼……还有妇科病,老年性的阴道炎也可顽固。她扳着手指头一一道来。好像病越多,就越让人

骄傲,显得她的生命力就越强悍似的。但是,她毫无顾忌脱口而出的“老年性阴道炎”还是让顺子等人感觉不适。这样的谈资,与她的扮相真是不搭,让人瞬间适应不过来。

顺子喜欢那种不多话,上来拿着自己要的药就走的顾客,简明扼要,不拖泥带水。有病,却又保持自尊,挺好的。

果然,今天她来店里没好事。她要求退药。昨晚她买了两盒帮助睡眠的药,按说明吃了三片,还是睡不着。这药没效,给我退了。她说。

真是笑话,买了的药还能退?顺子盯着她无知而强势的脸,一时无语。心想,他妈的真是越活越糊涂。坐在角落里的老板娘走过来,勉强陪着笑说,药都是不能退的,医院里也是这样。

一点作用也没有。我花了几十块钱没效果,是你们药的问题。金黄老太不温不火地说。

她的愚蠢真让人气极而笑。也许是老板娘懒得跟她啰嗦,最终给她退了没开封的那一盒。完全是破例。这才打住了她滔滔不绝的几箩筐废话。

这样的人,活该晚上失眠。顺子悻悻地想。

之后进来的是个苗条的姑娘。她好像住在一条街之外的小区。你要什么?顺子第一时间问她。毓婷。她回答得不动声色。

顺子已经熟悉了她走进店里的气息和声响。这是她今年第五次,还是第六次来买毓婷了?顺子还记得,第一次,她眼睑下垂吞吞吐吐的样子;后来,她便一次比一次熟稔,然后就像要一盒感冒胶囊一样自然了。她会在多久之后来买治疗月经不调的中成药呢,顺子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了。

毓婷姑娘离开后不久,进来的是位50岁出头,谢顶凸肚,住在附近高档社区的一个男人。每个月,他都会来买一两次叫万艾可的进口药。今天也不例外。他是店里最受欢迎的人。原因呢,一是不多说一个字,快

□陈敏

秦王嬴政称帝的第五年,西域高僧托勒辗转来到大秦帝都咸阳,被秦王以国师身份聘入王宫,参与朝政。

一日早朝,东巡多日归来的秦王心血来潮,突然向朝臣们宣布诏令:朕决定从今日起广开言路,为我大秦帝国繁荣兴盛,各位爱卿可向朕建言献策,共谋国是。

建言献策,共谋国是!这几个字第一次出自乾纲独断的秦王金口,让满朝文武倒吸了一口凉气,纷纷估摸着话中的份量。倒是这位来自域外的托勒竟然不明就里,掂不出轻重,操着半生不熟的关中方言,引经据典,毫不客气地跟秦王较上了劲,当堂向秦王提出废弃殡葬陋习,彻底取缔采用活人殉葬的帝王成例。

大殿之上,秦王威严而浓密的八字胡须一根根竖立起来,眼里射出两道黄色的光,看上去有些变形的脸抽搐了良久。

第二天早朝,满朝文武齐聚大殿,唯有托勒的位子空缺着。赵高将一个沉甸甸的匣子呈上来,请秦王验看,随匣还带来了一卷图谱。

“是托勒临死前吩咐呈给陛下的。”赵高捂着半张脸,头低在胸前,迈着碎步,悄无声息地移动到秦王的视线内,唯唯诺诺地说。

秦王一卷一卷翻阅那些图谱,威严而近乎残酷的脸上,表情一点点变幻,目光里射出的黄色之光不见了,取而代之是惊愕与敬佩的神色。看到高兴处,凌空一掌拍下,重重地落到案几上,让赵高头皮一阵阵发麻。

原来,他是在喝彩!  
秦王示意赵高上殿到案几边和他一起共赏这卷稀世图谱。

秦王和赵高一一张张翻阅欣赏他们联手处死的托勒留下的最后图谱。

赵高富五车,满朝文武除丞相李斯外,就算他经多识广。他掌管库府多年,对王室的典籍藏书与图帛了如指掌。像托勒留下的这种图谱,他还是头一次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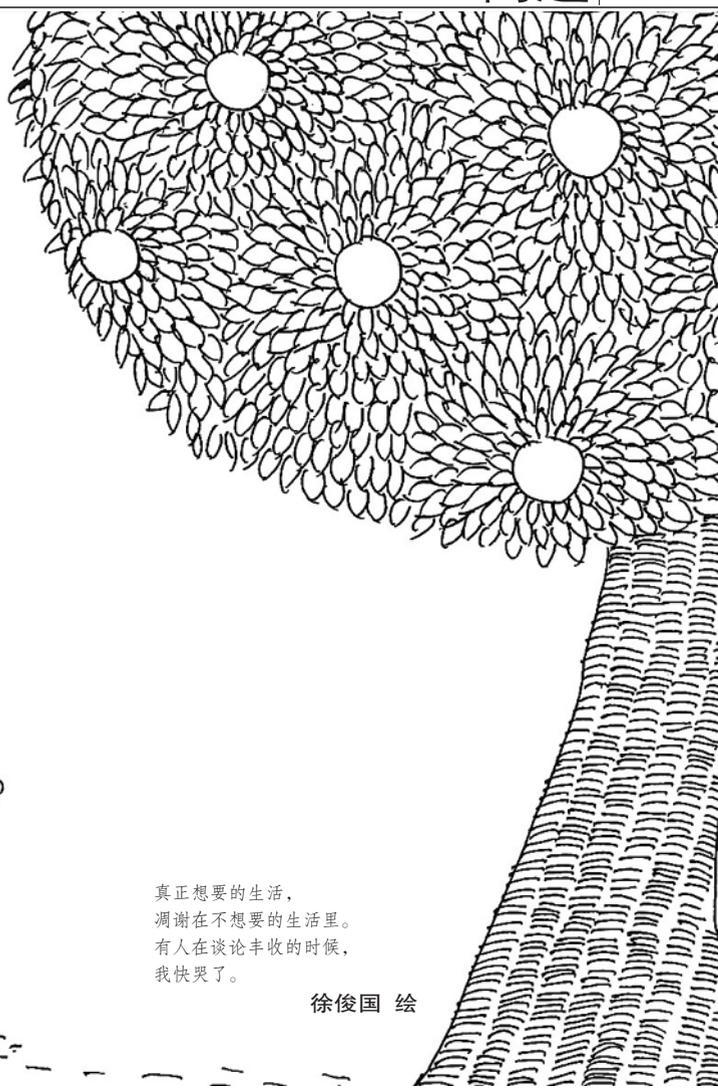
那是用一种罕见的西域写实手法与精湛的臧卡技艺相结合,画在中国丝绸绢帛上的图画,画面色调严谨缜密,淡雅庄严,成套地描绘出了秦陵骊山秦皇地宫前殿、大殿、寝殿、侧室、藏宝殿、演武堂和御庭游园的平面布局图、鸟瞰图和陪葬武士俑军团战阵以及记载秦皇六次帅军出征的功德图画……

经验老道的赵高看完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忙退下高台,跪下:“恭喜吾皇喜得骊山秦陵天降神图!”图谱中,最让秦王感兴趣的是那



真正想要的生活,  
凋谢在不想要的生活里。  
有人在谈论丰收的时候,  
我快哭了。

徐俊国 绘



速高效;还有就是,他经常甩出两张钞票,不等找零就走出店门。不知是迫不及待走出药店,还是迫不及待要去饮下那颗药丸。

黄昏的时候,一个30岁出头、身材挺拔的男人进来。他住在药店对面的小区。顺子对他的记忆是,每个周末来,每次结账的是:某品牌安全套,大号,超薄,螺纹,桂花香型,两只装一盒的那种。

好几次,顺子都疑惑地想,干吗不买大盒的呢?

直到一个偶然的时机,顺子听说,他老婆是个博士,高校教师,出国做访问学者一年。买两只装一盒的那种,是他这一年的消费习惯。

有时顺子会想,也许没有谁会比

药店老板更了解这条街周围居民的秘密吧。看他们购买的品种,便可知晓他们身心秘密与生命潮汐。差不多,顺子心里有一个关于他们的身体档案,或者说,是生命册。每次,接过那些平庸无奇,或者惊心动魄的药,顺子都会呼吸如常,面无表情,偶尔也会在心里揣测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当天夜晚的色彩。

周六下午的菜市场,人来人往。因为老婆不舒服,破例亲自去买菜的顺子,在海鲜摊位上遇到了那个万艾可男人。顺子正要笑脸相迎,和他打声招呼,却见他头扭过去了。顺子马上低眉敛笑,转身走远,假装并不认识。他提醒自己,必须牢记,这些人,他并不认识。

# 生命册

卷武士军团战阵俑图谱。图谱中布局严谨,符合古代兵书的布阵原则。那些士兵的相貌,出生入死的神态让他颇为感慨。这个西域高僧,帮他解决了一道一直困扰着他的大难题。秦王原本打算在他死后,要备足七万将士为他陪葬的,而这些将要运用工匠技艺塑造出的永不变质的陶俑士兵,它们个个形象神武、勇壮、姿态各异而又视死如归,看上去要比那些被迫送死的活人演变的尸体、骨骼更让人感到舒坦,更加震撼。

秦王第一次尝到了追悔莫及的滋味。他坚如磐石的心有点隐约作痛,后悔自己的急躁和易怒导致了与一位旷世奇才的失之交臂。托勒罕见的超世构想和鬼斧神工的绘画绝学千年难遇。

的确,与长城相比,秦王更重视自己陵寝的营造,这倒不是他因为他内心懦弱和惧怕死亡,那坚如磐石的陵墓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大秦传世基业的永垂不朽。秦王满怀遗憾,示意赵高于秦陵之外,寻一块风水宝地,厚葬了高僧托勒。

作为一位域外术士,托勒勇于担当朝廷受聘大臣之责。白天,他随秦王出游,顺便观察地形;漫漫长夜,他

秉烛案前,用从西域带来的鹅毛笔管笔,伏案构图,细细勾画……

这位能窥破生死玄机,洞悉人间命运浮沉秘密的西域高僧,似乎也没有怪罪这个以暴力治天下的秦王。当天夜里,秦王做了一个梦。梦中,托勒授予他秦俑制作程序及全过程:“取秦地宫之土,随即制成等身大小土俑,及同比例大小的战车与马匹,就地做窖,就地塑俑,阴干立烧;后取土,固土、出俑一式矣!”

这段出现在秦王梦中的话恰恰是图谱角落处的那段注疏。只是,图谱、注疏虽好,托勒却死了,到哪里去寻找这庞大战阵俑群制作的手艺人呢?

结果,秦王在最后一幅图的补疏中发现了五行字:关中之北有印台山,为古王气逸出之地;南三十里,有陶乡,曰陈炉,因陶炉陈列,炉山不夜而得名;乡人千家,万余口,家家制巨陶,世代有高人出焉!

绝矣!妙矣!

托勒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考虑得真可谓细致周全,这个域外神僧,完全迥异于中原能士,不同凡响啊!莫非他已超越生死,早已意料到自己的结局?真不愧为一世奇人。秦王以拳捣首,声音嗡嗡作响。